

岁月凝香

春日

■韩芳
春天其实早已经来了。
道路两边的桃花早已经开成了霞。一片片、一行行，满树红装，满目灿阳。远远望去，那是撑开的古典绣花伞；近处细看，那是花团锦簇，繁茂成团。粉色的和更深的红色，把颍川大地生生变成了花的世界。特别摩登的感觉扑面而来，这春天，就夹杂在盛开的花朵中。
花坛边的地上到处是落花。哪怕是落花，也是春天的风情。化作春泥更护花是一道风景。举目望去不见凄凉，心头涌上的，是丝丝缕缕生长出来的希望，是冬日过去悄悄来临的那一许温暖。春天，以别样的面目来临了。
春天是有颜色的。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桃花是极艳丽的，所以才有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好愿望。桃花又是平凡的，静静地立在街头小巷，枝头上绽放出朵朵花朵，成了人们春日里拍摄的对象。镜头下的桃花真的像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女子，纤纤脉络，夹杂一两片绿叶。这才是春天。
桃花又红了，人在花丛中，依旧笑着春风。还有粉色的樱花，斜斜地站成两行，仿佛是不经意流露风情的女子。最难忘的应该是学校前面的那条路，走来走去的人仿佛就在樱花之中徜徉。这风景，是小城春日里的一幅水墨画，大片的天空，就是留白。
满目的桃红，是小城主干道的风景。偏

僻的小路上，匆匆绿色布于两边，或许有一株两株梨花开放，孩子惊呼：“妈妈，好纯洁的白色！”是啊，刚经历过雪的洗礼，又渲染过桃的夺目，一丛丛梨花就成了人们心头难忘的白月光。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以奇妙的姿势挤在一起，繁茂却不拥挤。这颜色，为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真是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春属何人？
除了粉色、白色，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色。婺源油菜花是最有名的。方方正正的梯田，是菜花；绿水环绕的村庄，是菜花。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墨白陪衬着漫天遍野的嫩黄。所有的人都仿佛是在这里的过客，而不是归人。“清风吹拂金波涌，飘逸醉人浓郁香。”婺源的美是有目共睹的。小城的菜花，却有着自己的特点。大街小巷偶有街头人家屋前的一片土地上勃勃生机的菜花挺立，那片黄，在挤满着车辆和楼层之间分外别致。一样是油菜花，当然会有蝴蝶飞舞其间，这在春日里也算是一处风景。
春天是有声音的，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春天的声音应该由点点春雨作为引子。在淅淅沥沥的声音里，春天就登上了四季转换的舞台。窗外鸟儿也不甘示弱，“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一群归来的游人，在倾诉着别离之苦。
春天最美的应该是读书的声音。一句句诗行，在呢喃中绽放诗歌的清香；一段段美文，在琅琅的读书声中有了自己的生命。

《论语》越读越明理；《孟子》越读越睿智；《诗经》读出来，口齿之间都是生命的味道。蓬勃的生命里，你来我往的人情间，都在一声声读书声中。这真是春天最美的声音！
春天是有味道的。轻轻嗅来，有青草的气息、花朵的甜蜜，有椿树上椿叶独特的味道，有野外麦地里荠荠菜的苦涩，还有白色槐花的香味，这是春天独有的食材。这些食材使春天更像春天了。一杯玫瑰花茶，加了甘甜的蜂蜜，滋润冬日遗留过来的寒冷。一两个鸡蛋打碎搅拌，就有一盘槐花炒鸡蛋，牵着人的味觉前行。还有焯过水的荠荠菜，剁碎了包饺子、摊煎饼，让人垂涎三尺。椿叶腌一腌拿来做成咸菜，一两张烙馍饼子不在话下；或者把椿叶和鸡蛋炒在一起，也使人非常解馋。嫩嫩的春笋炒了肉，胃在春天霎时间也生动活泼起来。
春天最舒服的是春风。一阵阵风吹过，没有了冬日的刺骨，像母亲温暖的手抚摸着。吹面不寒杨柳风。只要不冷，春天就可以随意闲逛。一路的缤纷落到肩头，一路的清香弥漫在空气里。谁家的炊烟升起，空气里到处是粥的味道。一日三餐，春天悄悄地来，慢慢地陪着人走。
春日，有说不出的味道。仅一个“春”字，就表达出太多意味。春天太美了，所有的感官都伸开，也享不尽春的美好。人在，春就常在。用心生活，每一刻都是春天。

春景

■雨茜
春，《说文解字》认为“春，推也”，有“春阳抚照，万物滋荣”之意。推，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推的吗？推得“草色遥看近却无”，推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推得芳草碧连天，推得山河大地皆绿……一个“推”字，似春风漫推画卷，徐徐舒展间有了春阳煦暖，有了万物滋荣，有了万紫千红，有了一碧万顷，有了青山连綿，有了绿水逶迤，有了人们开心的笑脸……
春天，破土而出的春草如诗，是意味深长的哲理诗：遥看有淡绿映眼，近看却萧索如常。仿佛仍冬眠未醒，乍看之下不由得让人意兴阑珊，只以为要等到春草青绿仍时日漫长。但也仅数日而已，不经意间再看时，竟然青色郁郁直逼入眼，草儿在春风里万头攒动，满是骄傲和自豪，仿佛在说：你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尾。
春天，穿花拂柳的春鸟如诗，是随缘自适的达观诗。当人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时，鸟儿们虽不知下一餐在何处觅食，却仍在青枝绿

叶或姹紫嫣红中自在啼鸣，或呼朋引伴地翔于空中，或自得其乐地栖于枝头；也不管叫声是“啾啾啾啾”还是“间关莺语花底滑”，更不是为了让山更幽或林更静，只是径自怡然啾啾。
春天，争芳斗艳的春花如诗，是既可低吟浅唱又可纵情高歌的抒情诗。花信风一番番吹过，花儿一波波盛开，不管桃之娇媚、李之素洁、杏之艳丽、梅之出尘、鸢尾之端庄、丁香之招摇、郁金香之纷繁……各花人各眼，总有一种花令你怦然心动，不觉便相看两不厌：或在花下流连徘徊，静享这良辰美景；或举杯邀月，于花间酌酒，终至酩酊然欲醉，不知因花开正好抑或月色皎然……而春花之种种，仿佛总能动人心弦。张恨水说：“梨花宜在新月下看，桃花宜在夕阳边看，杏花宜在细雨中看……”是的，梨花清白与新月清晖交相辉映，望之令人心神俱清，一时不知天上人间，直欲乘风归去。但思花枝将更满、新月将更圆，而仰首俯首间将俱是美景，又暂收心于万丈红尘中驻足以待。夕阳如火，一径烧了晚霞，燃红人间。

桃花灼灼，而落霞满树令花色愈浓，让桃花愈加艳光四射，一时令人神思恍惚：不知晚霞着树为花，抑或桃花飞天作霞。杏花单瓣白色，蒙蒙细雨中愈显楚楚可怜。花开不易，如此弱不胜力的单薄花瓣怎经不起狂风骤雨，只宜有微风怜香惜玉。杏花细雨，让人忽有所触，念上苍其实有时亦仁也，而着雨之杏花也仿佛愈显清姿丽态……
春天，奔涌向前的春水如诗，是壮怀激烈的豪放诗。春林初生时春水也初盛，挟冰带雪地潺潺奔流。渐渐地，冰雪化水而春水日盛，从初时如窃窃私语到后来如嘈嘈疾雨，所经之地，草绿了，花开了，木叶日益葳蕤。一场场春雨后，流泉飞瀑更慷慨激昂，从悬崖峭壁一跃而下，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而其下更有深潭，肃穆地迎接那不顾一切奔赴而来的水流。
美丽春天，处处诗意盎然，有时让人低回，有时让人急切。而春色三分，终究会二分归了尘土，一分归了流水。但也不必伤春悲秋，且效“春鸟秋虫自作声”——随缘自适，珍惜当下，则时时皆良辰、处处为美景。

春韵

■宋离波
一缕轻轻吟唱的和风，一捧和煦明亮的阳光，一声婉转动听的鸟语，一抹沁人心脾的花香……春天的美，俯拾皆是。每一个时刻，每一次悸动，都令人沉醉，美得让人窒息。
“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夕照间。”立春时节，冰雪消融，溪水叮咚，春的种子在心底萌芽，一片片青绿早已抵消了丝丝的寒意。“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细雨如烟如丝、似有若无，轻轻柔柔的杨柳枝随风飘摆，是早春的蠢蠢欲动。“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桃花嫣红，春水碧绿，水浴鸳鸯，是阳春三月的浪漫情怀。“天桃烘日晕生脸，红杏吟风笑满腮。”采一点春

色点缀在脸上，添一抹微笑开放在心底，是仲春的妩媚多姿。“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恬静、美好总是惹人贪恋的，须得片刻欣赏，莫误时机。这是暮春繁华将逝时的依依不舍。
春天的风“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春天的花“山花照坞复烧溪，树树枝枝尽可迷”；春天的草“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春天的鸟“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春天的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春天的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春已归来，她迈着轻盈的步伐含着羞涩缓缓走来了，露花鲜、杏枝繁，燕儿舞、蝶儿忙。看，美人枝头，袅袅风幡；嗅，拈花

嗅蕊，香满衣袖；听，窗外雨潺潺，春意盎然。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杜甫的家国情怀；“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是孟浩然的超然俊逸；“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是王维的悠闲情致；“斜倚栏杆背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是白居易的意味深长。
春天的美，美得含蓄，美得自然；春天的美，美得羞涩，美得真实；春天的美，美得高雅，美得洒脱。春天是活泼的、是狂热的、是恣意生长的，一切都焕发着勃勃生机，“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天的美是色彩斑斓的，是如诗如画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整个春天送给你。

春风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一直觉得春天是风吹来的。
每年一开春，风便开始“呼呼”地吹。枯树枝被吹得簌簌响，窗户也被吹得直响，柴草垛上的枯叶更不用说，被吹得像是一面小旗子。
池塘的水面上吹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褶皱，清亮亮的。土被吹得酥软酥软的，河边的芦芽便在这土里潜滋暗长。
没有遮挡的旷野地里，风更是所向披靡，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刚刚长出来嫩芽的野苹果树、蒲公英鹅黄色的叶子、才露头的毛茸茸的小草都被吹得东倒西歪，一会儿像喝醉了酒，一会儿又像款款摆弄腰肢的舞女。
青绿色的浮萍和水藻开始舒展叶子了。一条细细的小支流穿过水闸通向河堤南岸的池塘，池塘里长满了菱角。菱角的叶子还没有铺满水面，小蝌蚪在小小的叶子下面游来游去。
小蝌蚪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它们的妈妈去哪里了呢？是坐在长大的荷叶上夜夜唱着思念孩子的歌谣，还是顺着桥洞、沟渠游到其他池塘，或者干脆又回到小河里去了？
云朵白纱一样，又轻又白。天瓦蓝瓦蓝的，太阳金灿灿的。
天上有银色的大鸟飞过。眼尖的孩子看见了，认出是飞机，于是，地上迅速聚集了

一大帮孩子。他们一边大声喊着“飞机大炮，掉下来我要”，一边赤脚跟着天上的飞机奔跑。
耳边的风“呼呼”地刮着，孩子们的欢笑声、飞机的“嗡嗡”声、鸟儿零碎的叫声，都毫无顾忌地洒落在田野里。
不知什么时候，那柔软的风忽然就变成了旋风。转着圈儿、打着旋儿，卷着土和枯草屑、裹着热乎乎的一团气流吹上半空，就那么所向披靡地穿过池塘、越过田野、翻过大路，然后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
村子里是不会有旋风的。旋风只会在空地、田野里、河道里。旋风起的时候，大人总叮嘱小孩子：不能站在旋风中间。看到旋风经过的时候，要迅速地站定吐口唾沫。
风吹着吹着，芦芽长出来了，河坡绿了，野花儿开了，荆条也长出了嫩嫩的芽，枝条匍匐着，好像一条腰肢柔软的绿色小蛇。
天气暖暖的，耳边嗡嗡嘤嘤。池塘边的黄蒿已经长到了膝盖。翅膀透明的小蜂到处忙碌着，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从一棵草落到另一棵草上。
野马蜂也来凑热闹。我的眼被马蜂蜇得肿成了一条缝，母亲顺手捋一把黄蒿叶子揉碎了敷上。可是，我不喜欢黄蒿的气味儿。我还在担心小蝌蚪。

村口白杨树嫩红的叶子舒展开来。树影在一点一点拉长，点点光斑在路上摇曳，卖娃娃的、卖糖枣的叫卖声像一滴墨，在这晃动着树荫里一点一点地摇晃。
浮萍、菱角的叶子长得飞快，一眨眼就铺满了池塘。菱角开花了，水红色的花、牙白色的花，花蕊都是黄黄的。
花喜鹊扑棱棱飞过，只在田野里留下一串铃铛一样清脆的叫声。地头，野蒜绿油油的，散发着辛辣的清香；鸡爪棵叶子刚刚舒展开，伸着懒腰；毛毛根开花了，白色的絮状花依然在风里飘摆。
毛茸茸的小鸡仔长成了花母鸡大公鸡了，豌豆角开出了雪白的花、长出了碧绿的豆荚了。菱角也长出来了，剥开一颗放到嘴里，甜腻腻的。
小蝌蚪在找妈妈的路上变成了青蛙。荞麦开花了。大麦熟了。世界那么明亮，又那么安静。
在树梢，在沟头，在河畔，风依然“呼呼”地吹着，世界依然神秘而美好。
路边，野苹果花开得正旺，田野还是空旷而静默，仿佛从未路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风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风吹了八千里，没有起点，也没有归期。



国画 韩绍青 作

诗风词韵

走进春天(外二首)

■廖洁
三月，午后
温柔的春风跟手跟脚
溜进我家的小院子
细细拨弄着梅枝
披着阳光的红梅
顶一顶花蕾坐在枝头
微笑着看远处的天空
鸟雀在枝头鸣唱
赞美着到来的春天
嫩叶，青草，蓬勃的绿
不断扩展着自己的疆土
世界明亮开阔
让一切愁云惨雾，无处隐藏

一场风的距离

在路边走，一阵凉风起
一枚落叶缓缓来到我的脚边
我们彼此止步，它静静地望着我
头顶，很多的叶子依然站在枝头
欢快地和路过的风，打着招呼
我怔了下，轻轻抬脚，黯然离去
久困于心的、有关生死的深奥哲理
瞬间消解
原来人的一辈子，如落叶
从降生，到消亡
不过隔着一场风的距离

一段静谧的时光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天上云朵的白、海水的蓝
一齐涌进我凝视的眼里
恍若置身大自然的怀中
一阵鸟语，花瓣雨般落入耳畔
平仄的音韵，仿佛从古老的唐诗里飞出
轻轻地鼓荡着空气
放眼去寻，一麻雀站在阳光的枝头
一边眼波顾盼，一边婉转抒情
那灵动的模样
让记忆中的乡村场景重现
在这个寻常的下午
阳光，鸟鸣，陪我度过了一段
春日里的静谧时光
这无用之美
足以安放我疲惫的灵魂

约会春天

■陈向锋
春风送走了冰封的日子
明媚的春光催绿了翠柳
嫩芽晶莹剔透，和风、润雨如酥
沉寂在大地的野草春心萌动
一声声春雷呼唤着睡眠中的精灵们
醒来吧！起来了
穿上花裙子、戴上花头饰
一起去奔赴春天的约会

迎春花吹起了小喇叭
百灵鸟鸣唱着歌谣
迎接多情的春姑娘
我已等了一年的时间
迫切地要去拥抱你
嗅着你清新的香气
在这个浪漫的季节，在这个美丽的春天
梅花已为你铺好了红地毯
红杏已为你做好了嫁衣
只等桃花笑了、樱花开了，一起赴约去
相约在这百花盛开的春天里

心灵漫笔

水仙花开

■李人庆
水仙花开的时节，我看着阳台墙角处那个墨绿色的花盆里空空如也，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也勾起了难忘的回忆。
那个花盆是椭圆形的，釉面光洁，中间宽敞的部分呈花瓣型，底部是不漏水的，像是专门为水养植物而设计制作。
两年前的冬日，在繁华的琴台街闲逛，见路边有一花店门前堆放着一堆形似洋葱又像大蒜的东西，一问之下才知道那是水仙花的鳞茎，把它放进水里就会发芽、开花。
我不免有些惊讶。看着眼前这些貌不惊人的茎块，我真的不敢把它和我心目中那鲜艳艳的凌波仙子连在一起。有一点儿好奇，但更多的是对水仙花的喜爱，我试着买了几棵，也买下了那个墨绿色的花盆。
小城宽阔的沙河里有洁净的沙子，也有大小不一的各色鹅卵石，我挑选几个带回家，先在盆地铺上一层细沙，然后将水仙花的鳞茎放进去，再一颗颗地将鹅卵石码放好，最后浇上清水，把它放在了窗台上。
之后数日，隔几天我会给它添加一些清水，始终保持鳞茎的大半部淹没在水里。时光悠然，一天过去了，先是玉白色的鳞茎中间拱出了几个嫩黄的芽苞，继而悄然伸出青翠欲滴的叶片来，再接着就是几支箭条一天一天地长高，安卧于清波之中，像一群披着绿纱的少女，亭亭玉立，楚楚动人。
临近春节的时候，花枝上开始有了青涩的花蕾。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感觉有淡淡的香气弥散，充盈了整个房间。抬眼望去，窗台上的水仙花开了！雪白色的花瓣、金黄色的花蕊从两条碧绿的叶片间脱颖而出，花朵秀丽，花姿典雅，花香清郁，让人爱怜。不由得就想起了黄庭坚的“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蛾眉颦一枝”。
水仙和荷花有很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同样为水生植物。相对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水仙有过之而无不及。它那种不求索取、不畏严寒的品性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能予人以力量。闲暇时，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一朵朵盛开的花。那盛开的花朵宛若一张张天真的笑脸，给单调的季节带来了勃勃生机。
喧嚣的春天来了，水仙花却凋谢了，青绿的枝条也开始枯萎了。那个花盆一直闲置，但水仙花一直开在我心里。

温暖瞬间

■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深夜无眠，想起“朋友”二字。都说成年人的友谊难寻，知己更是一生难得。
有感于“朋友”二字，或许是因为在昨天的读书会上结识了几位朋友的缘故吧。也许有人会觉得，我把初识的人定义为朋友轻率了。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有让自己到人群里走走的缘故，甚至“朋友”二字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在早已难遇“怦然心动”之人的心境下，我总是很珍惜那种让我的心动了一动的人。这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高矮不分胖瘦，他只是说了一句话，她只是挑了一下眉，甚至都不是对我，我也便觉得是了。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人生本就是一条独行的路，除却家人，朋友是赶走孤单的最好帮手，不用同行，只是同在，对待生命的时候也可以热情满怀了。
我给朋友的定义宽泛，只因深觉相遇不易。幼童时的玩伴懵懂无知、纯真无邪，在打闹相伴中，陪着彼此去窥探这个世界的秘密。后来，时间和空间把我们一个个拉开，断裂如母亲肚皮上的条条妊娠纹，毋庸置疑，那是我们的底色。少年相伴，是雀跃的，思想的逐渐成熟让你我更为大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地去尝试，借着彼此的胆对世界提出挑战，觉得彼此手搭着肩就能征服一切，那是我们初具的勇气。之后，我们陆续成年，生活相对稳定下来后，我们的脚步似乎也放慢了下来。生活像是一块钢板，朋友又成了日常——不必心意相通，只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有滋有味有辣有咸。当我们的日子归于平淡，当我们的生命安稳得近乎沉寂，当我们努力地修正着自己，心中藏有一份渴望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另一类人，他们是画纸上迎着光的寥寥几笔，鲜亮跳跃。
如此一路，朋友便是了。
不奢求一路同行，也因为每个人都不曾止步不前。走走停停，或等等或盼盼，于是你遇见了我，我遇见了你；于是我丢下了你，你丢下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一路走下去身边还能留下几个人，不知我是否还在你身边，不知你是否仍在我眼前。不敢苛求，一切随缘，只愿记住那些温暖瞬间。